

妈妈九十岁

□蒙龙

今年春节，全家人谈得最多的话题，是为妈妈贺九十大寿。按照老家的风俗，老年人贺寿一般是“贺九不贺十”，比如贺五十九、六十九、七十九，……，而不贺六十、七十、八十，没有人能说清楚个中的道理。

我们想，妈妈的身体状况还好，就定个名副其实的九十吧。所以，去年只在妈妈生日那天，姐弟五人陪妈妈吃了一顿午饭。

妈妈一直不赞成为自己贺寿，认为没有必要花冤枉钱，赚钱不容易，把钱用在正道上。

妈妈可以这样想，但作为子女不能顺水推舟，人生七十古来稀，顺顺当地活到九十岁，更是不易，属于大喜事，怎能不祝贺祝贺呢。

接下来，首先要确实贺寿的时间。妈妈的生日是农历十月二十，查了日历，那天是星期一，外地工作学习的亲友难以参加。后来，大家商定，安排在“十一”长假期间，时间充裕，各路亲戚差不多都能到齐。

再就是邀客的范围，老家请客有句俗语，叫做“宁少一庄不少一家”。邀客必须有一个标准，请哪些人，才能心中有数，不至于丢三忘四得罪人。妈妈说，就是你们姊妹五个五家子聚聚就行了，不要吵三现五的。这样好是好，省心省事，家里人聚聚，没有什么顾虑。但是问题来了，妈妈九十岁这样的大事，能不请舅舅吗，能不请姨娘的几个孩子吗，能不请一些世交吗，能不请门头上的长辈吗？这几个问题一解决，邀客的标准和对象都有了。据此估算了一下，十来桌。

最后一个大问题是宴席安排在哪里。有人提出安排在城里，气派些，热闹些，清爽些。妈妈对此坚决反对，妈妈说，家离县城百十里，走来走去多不方便，就在家办，院子里放几桌，堂屋里放几桌，宽宽大大的。妈妈说的确是实情，为了一顿饭，还得用车接送，一些上了岁数的，还不安全，妈妈自己也吃不消，贺寿贺出毛病来得不偿失。

现在农村办事也挺方便的，锅碗瓢勺桌椅帐篷，以至烧火剥葱的，都是厨师一条龙服务，如果图省事，只要开出餐费标准，菜肴、酒水都是配得好好的，不需要主人跑腿帮工。菜也新鲜，而且服务费比起城里还要便宜得多，一桌百元左右。

后来，大家一致同意在家里办。

几个大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就是细节方面的事了。

九十岁是高寿，要给亲友、庄邻发寿碗、寿桃。大多数人家就放在一个红色方便袋里，我觉得不太雅观。于是，我设计了一款纸质提袋。暗红色底子，映着松鹤百寿图，我题了“大德必寿”四个字。我的字算不上书法，我要表达的是内容，以此作为儿子对母亲、对母爱的颂扬。

“大德必寿”原是陈独秀落难江津，为当地绅士邓蟾秋七十寿辰所题。我认为用在我母亲身上也是恰当的。我母亲虽然没有文化，当然也没有能力像邓公蟾秋那样兴义学、赈贫困、扶正义，但是母亲自十九岁进入姚门，即勤俭持家，敬老爱幼，友亲睦邻，特别是我父亲染上重疾，家庭几于没顶的关口，母亲以常人难以

忍受的坚韧，变卖家产，寻医问药，一边为父亲治病，一边抚养未成年的子女。母亲的至诚至善感动了上帝，从那以后，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今年八十八岁了，依然行走自如，动作敏捷。母亲像一位纤夫将纤绳深深地嵌进胸口，拉着一条破船前行，使船上的我们能够安全地生长。母亲似一位老师，时时用她的行动教育我们，穷不低头，富不张扬。无论用传统观念，还是用现代理念来衡量，这些都是为女之大德，为母之大德。“大德必寿”提袋成了寿宴上的一大亮点。

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看就到“十一”了。一天晚上，爸爸打来电话，说妈妈有话跟你说。爸妈与我通话，有明确的分工，妈妈的听力比爸爸好，而妈妈不会按键，所以，每次通话都是爸爸拨通电话，让妈妈说。我常常感叹，年迈的父母互为拐杖。

妈妈说，小伙，就不要贺寿了，人家要说话的。我感到莫名其妙，问，哪个人家说话。

妈妈回答，公家要说话。我向妈妈解释，公家不会说话的，我不用公家钱，也不请外人，都是家里人，热热闹闹，公家能说什么话呢。

妈妈的顾虑是有背景的，这里不赘。十月三日一早，我们就回家了。下午，舅舅舅妈表弟表妹姐姐姐夫甥甥女侄男侄女们都到齐了。晚上为妈妈暖寿。

以前，老人家办大事都是假三天，也就是说四日正日，三日晚上上客，直到五日午饭散客。现在，也在稍稍地改变，没有多少人有时间在亲戚家玩三天。

四日早晨，我们为母亲拜寿。头一天，父亲特地找来了三只蒲团。我们姐弟五家依老家风俗先男后女、先长后次的顺序跪拜。父母坐在堆满了寿桃、鲜花的桌子前，接受我们的叩拜，父母向我们每人发了一个红包。

父母穿着姐姐们买的新衣服，满头银发，一脸慈善，精神。二老微笑着看着我们每一个人，接受每一个晚辈的祝福，我们每个人都特别特别高兴特别特别虔诚地从二老手中接过红包，祝老人健康长寿。那是一个幸福的场景，一家四代，聚集一起，就像繁茂的枝叶簇拥主干一样。我们将那个场景定格在镜头里，作为永久的纪念。

接近中午，上海姨妈家的五个子女专程赶来，又将拜寿推向高潮。姨娘过世多年，但其几个子女一直视我的母亲为其母，年年探望。望着姨娘家的几个子女，妈妈免不得一阵唏嘘。午宴甚是简朴，没有司仪，没有歌舞，也没有高档酒菜，但气氛热烈，情景感人。晚辈们争相向老寿星敬酒祝寿，老寿星满脸笑容地还礼，父亲还走下位置向客人们敬酒，父亲不胜酒力，少许的酒已使老人家满脸通红。我们怕有个闪失，劝父亲不要敬酒，父亲满不在乎地说，不碍事。

午宴在意犹未尽中结束，客人拎着“大德必寿”提袋，那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送走了客人，妈妈问我，花了多少钱。我说，没多少钱。妈妈埋怨道，肯定花了很多钱。

妈妈哪里知道，钱能买很多东西，但买不来慈孝，买不来幸福。

从张家界旅游回来，肚子就不太舒服，有时隐隐作痛，有时又安然无恙。按理说，玩几天，爬山涉水，吃得少，睡不好，人要瘦一圈，可

女儿就是我的开心果

□俞永军

我呢，不仅没瘦，一个肚子倒比先前大多了，圆溜溜的，像充大气的大皮球。

恼人的是，肚子一直胀胀的，吃什么东西都没味道。看到妻子和女儿吃得津津有味，远比游玩时吃得多，吃得香，我不禁流露出羡慕的神。

突然，女儿盯住我，急切地问：“你是不是被人家用指甲一弹？”说完，伸出食指做出一个弹的动作，只可惜她的指甲很短，弹的动作很笨拙。但还是惹得我哈哈大笑。这个小家伙，到现在还记得人家导游说的话呢。

游玩的一路，导游说了不少关于苗家人的习俗，其中一点就是放蛊，而且放的是情蛊。大意是男子外出打工，女子在家不放心，就乘其不备，将藏在指甲的情蛊弹入酒杯里，劝男子喝下，并约好时间回家。倘若男子变心，成了陈世美，忘记曾经的约定，就会毒性发作，直至不明不白地死去。当然，男子回心转意，事情又将是另外的结局，他们和好如初，继续过着幸福的生活。

我会中情蛊？亏她想得出来。一来，我和导游只是一面之缘；二来，她也没倒酒给我喝；再说，导游是一个土家族少女。真是一个小孩子，想出来的问题，说出来的话，就是这般让人忍俊不禁。

端着饭碗的妻子冲着我，嘿嘿直笑，我迎着她的目光，不知说什么好。哪想到，女儿又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冲我们说：“看，你们两有一根电线，就像人家电视上放的，吱吱地响。”说着，还一边比划。那

情形，那模样，一下子勾起我的想象：一对少男少女，大街上漫无边际地走着，突然两相对，一见倾心，顿时谁也不说话，谁也不迈开步子，情感火花在绽放，两颗红心在鼓动。这是电视，这是假想，这是导演一手创造的杰作。女儿说得很形象，我们拼命忍住笑，然当她低头扒饭，我们还是相视狂笑，饭米粒喷出不少。这个小家伙，真让人无话可说。

一家三口看电视，女儿的笑话总是一个接一个。这不，电视上出现一个小孩子，很可怜，小小年纪就上山砍柴，洗衣做饭，勤俭持家，活脱脱的顶梁柱。他让我想起自己的童年，像他一样，跟着母亲插秧、割稻、挑水、担柴。哪知我刚提及往事，女儿就旁若无人地唱道：“为什么天上这么黑？因为牛在天上飞。为什么牛在天上飞？因为爸爸在地下吹。”妻子笑笑。我陪着她只有傻傻地笑。现在的孩子生活在蜜罐里，哪知道上一代人的辛劳？这就好比女儿后辈也无法知晓女儿这一辈人的艰辛，尽管女儿的生活已经很幸福，但越往后，幸福的生活一定如开花的芝麻节节高。

人们都说，女儿是父亲的小夹袄。可我要说，女儿就是我的开心果。尽管有些时候，说出来的话，让人有点恼怒，但站在她这个年龄，这个角度，我还是露出会心的微笑，甚至哈哈大笑，不可抑止。

忍爱的坚韧，变卖家产，寻医问药，一边为父亲治病，一边抚养未成年的子女。母亲的至诚至善感动了上帝，从那以后，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今年八十八岁了，依然行走自如，动作敏捷。母亲像一位纤夫将纤绳深深地嵌进胸口，拉着一条破船前行，使船上的我们能够安全地生长。母亲似一位老师，时时用她的行动教育我们，穷不低头，富不张扬。无论用传统观念，还是用现代理念来衡量，这些都是为女之大德，为母之大德。“大德必寿”提袋成了寿宴上的一大亮点。

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看就到“十一”了。一天晚上，爸爸打来电话，说妈妈有话跟你说。爸妈与我通话，有明确的分工，妈妈的听力比爸爸好，而妈妈不会按键，所以，每次通话都是爸爸拨通电话，让妈妈说。我常常感叹，年迈的父母互为拐杖。

妈妈说，小伙，就不要贺寿了，人家要说话的。我感到莫名其妙，问，哪个人家说话。

妈妈回答，公家要说话。我向妈妈解释，公家不会说话的，我不用公家钱，也不请外人，都是家里人，热热闹闹，公家能说什么话呢。

妈妈的顾虑是有背景的，这里不赘。十月三日一早，我们就回家了。下午，舅舅舅妈表弟表妹姐姐姐夫甥甥女侄男侄女们都到齐了。晚上为妈妈暖寿。

以前，老人家办大事都是假三天，也就是说四日正日，三日晚上上客，直到五日午饭散客。现在，也在稍稍地改变，没有多少人有时间在亲戚家玩三天。

四日早晨，我们为母亲拜寿。头一天，父亲特地找来了三只蒲团。我们姐弟五家依老家风俗先男后女、先长后次的顺序跪拜。父母坐在堆满了寿桃、鲜花的桌子前，接受我们的叩拜，父母向我们每人发了一个红包。

父母穿着姐姐们买的新衣服，满头银发，一脸慈善，精神。二老微笑着看着我们每一个人，接受每一个晚辈的祝福，我们每个人都特别特别高兴特别特别虔诚地从二老手中接过红包，祝老人健康长寿。那是一个幸福的场景，一家四代，聚集一起，就像繁茂的枝叶簇拥主干一样。我们将那个场景定格在镜头里，作为永久的纪念。

接近中午，上海姨妈家的五个子女专程赶来，又将拜寿推向高潮。姨娘过世多年，但其几个子女一直视我的母亲为其母，年年探望。望着姨娘家的几个子女，妈妈免不得一阵唏嘘。午宴甚是简朴，没有司仪，没有歌舞，也没有高档酒菜，但气氛热烈，情景感人。晚辈们争相向老寿星敬酒祝寿，老寿星满脸笑容地还礼，父亲还走下位置向客人们敬酒，父亲不胜酒力，少许的酒已使老人家满脸通红。我们怕有个闪失，劝父亲不要敬酒，父亲满不在乎地说，不碍事。

午宴在意犹未尽中结束，客人拎着“大德必寿”提袋，那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送走了客人，妈妈问我，花了多少钱。我说，没多少钱。妈妈埋怨道，肯定花了很多钱。

妈妈哪里知道，钱能买很多东西，但买不来慈孝，买不来幸福。

1990年冬季，当时我正在邮中读高三。一天傍晚，北风呼啸，寒气逼人。同往常教室——宿舍——食堂“三点一线”生活习惯一样，我放学去食堂就餐，途中恰好遇到当时正在湖西挑圩、准备次日回家的父亲。“天气冷了，多穿些衣服！”父亲见我便说。“不碍事。”我随口就答。之后父亲又问了一些诸如“学习是否紧张”、“生活还好吗”之类的话，接着便絮叨家中繁杂事务，闲言碎语中流露出一种接近年关的困难和无奈。简单不到10分钟交谈后，父亲便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至今我记忆犹新，特别令我历历在目的是父亲临走前从破棉袄中掏出来给我的热烫烫的23块钱。父亲的慈善我是读懂知晓的，但未能如他所愿，次年高考我名落孙山、榜上无名。内心苦恼加上百年罕见特大洪灾侵袭，使我的脑海犹如洪水一样一片茫茫。重读是可以的，但学费是艰难的，这使本来就老去的父亲更显得茫然失措、不知所措，最后还是母亲痛下决心，硬着头皮向帮忙不止一次的三舅求援。只不过方式有所更新，不像以往那样直接去借钱，而是从耳朵上摘下伴随她多年的一副金耳环去“典当”，因为她知道当时三舅母正想买耳环。当母亲鼻酸泪流地从口袋中取出包了三四层的耳环向三舅说明来意时，随即被三舅母拒绝，并拿出五百元相助。那时我也泪流满面，一时无语。

如今我已进入不惑之年，早已成了孩子之父。虽然这事距今已有20多年之遥，但每每想到之时，除了心存对父母的特别谢意外，更想“常回家看看”他们。

□道逸

父慈母爱

小时候，我一直都有跟路的习惯，不论父母是下田干农活，还是上街、走亲戚，我都想跟着。广阔的田野、热闹的街市、陌生的村庄无一不在诱惑着年幼的我，当然，还有在父母身旁的那种踏实感。那一次追赶父亲的经历，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我的老家距兴化城有二十多里路，周围的人都跑去兴化城叫上街。那一年寒假，父亲说好第二天带我一起上街，我开心极了，仿佛看到了刚出笼的热气腾腾的包子，铺满了整条街的玩具、熙熙攘攘的人和车，还有书店里数不清的图书，多诱人呀！那时最大的快乐，就是跟着父亲上街，我兴奋得一夜都没有睡踏实。

第二天我很早就醒来，睁开眼，发现窗外有一种凄冷的白色。想到要跟父亲一起走，我骨碌一下就坐起来，暖和和的被窝也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听到床头的动静，母亲就走过来说，下雪了，你就别跟着上街了，天冷，你再睡一会儿吧！我愣住了，大脑一片空白，四肢仿佛失去了控制。短暂的惊愕之后，我迅速穿好衣服，来到院外，看到雪已经停了，屋顶上只积了一层薄薄的雪。父亲正在准备着行装，我盯着父亲，一声不响地迅速地扒完早饭，翻出自己的那双黑色塑料套鞋，准备跟着父亲一起走。看到这种情况，父母对我开始晓之以理，这个说，上街那么远，要走三四个小时呢；那个说，都下雪了，地滑不好走，要什么我给你买。我涨红了脸紧咬住嘴唇一句话也不说。就在我愣神的工夫，父亲独自出发了，我知道后，哭喊着挣脱母亲的双手，向着庄外飞奔而去。

追赶时，我四处张望着，苍茫的原野跃入了我的眼帘。薄雪点缀在黑色的土地上，显得白一块黑一块的，就像我脸上的斑斑泪痕；远处矗立的枯树，孤独地把光秃秃的身躯伸向空中，仿佛在诉说着我的无助；旁边瘦弱的麦苗贴着地面，在白雪的映衬下，努力地显示出她的绿色，也给了我一丝希望。周围的一切都是灰蒙蒙的，整个大地都在沉睡，我的哭喊声撕裂了原野的阒静，惊起了一群熟睡中的野鸟。越过了一个高坡后，我猛然看到了父亲的身影，他正在远处的田埂上走着。我再也顾不得路，就近斜插进麦田，踩着麦苗，向着父亲追赶。不一会儿，整个鞋上就沾满了泥土，奔跑的脚步带起的泥土在空中飞扬，有的竟砸到了我头上，我却感觉不到脚的沉重，焦急的哭喊所消耗的体力远远超过了跑了。

父亲听到我的哭喊声停了下来，站在原地静静地等着我。随着距离的不断缩短，我却开始担心起来，最终追上时，父亲会怎样对待我呢？动力在迅速地衰减，我开始觉得两条腿越来越用不上力，脚步也跟着放慢，每走一步都使劲地踢向地面，好让鞋上粘的泥土脱落。终于走到父亲面前，我低着头不安地等待着父亲的宣判，脚不停地在地上踩踏着。父亲没有责骂我，他伸出了手，爱怜地抚摸着我的头，微笑着对我说，跟紧了，要走半天呢，别喊苦！刹时我觉得天空明亮了许多，田野里的一切就好像在点头向我祝贺，刚刚还觉得沉重的双腿立即轻盈了起来。我紧紧地跟着父亲，生怕一转父亲又丢下我。在这雪后清晨，我心里觉得无比的温暖，看着父亲那高大健壮的背影，我知道那就是我前行的动力。

我们父子俩沿着田埂、河堤埋头无声地向前走着，我不时调皮地用脚踢着泥块，看着它们咕嘟噜地滚进麦田里，扑通扑通地落进河水中，这声音仿佛就是我在大地上弹奏起的乐曲。追赶过后，欢乐占据了我全部的心情，长途跋涉的劳累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城里的风景也早就抛之脑后，今天，我的脑海里只定格了一幅清新欢快的水墨画。在画中，阴暗的天空笼罩着冬眠的大地，薄薄的白雪点缀其间，静静的河水显出暗绿的颜色，枯黄的芦苇在河边高傲地挺立着，延伸到远方的狭窄河堤上走着两个赶路者，一前一后，一高一矮，不时惊起一群正在觅食的飞鸟。

今天，我在离故乡八十里外的这座城市的一隅，又想起了这幅画，温馨和愧疚涌上了我的心头。明天就回故乡去看望我那年迈的父亲和母亲！

那一次追赶

□朱德金



刊头题字：殷旭明 责任编辑：居永贵